

红寡妇

长篇小说

李康学 著

李康学文集

第五卷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古庸楚文化的传承 大湘西历史的再现

李康学文集（第五卷）

红 寡 妇

长篇小说

李康学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目 录

CONTENTS

红寡妇	1
第一章 出嫁传奇	/ 3
1. 躲避劫匪	/ 3
2. 丛林中的婚床	/ 6
3. 洞房里的故事	/ 11
第二章 恩爱夫妻	/ 14
1. 情系洪家关	/ 14
2. 赔款不赔身	/ 16
3. 世上只有妈妈好	/ 18
4. 送夫入伍	/ 21
第三章 巾帼胆识	/ 25
1. 识破神巫诡计	/ 25
2. 神兵血洗洪家关	/ 29
3. 贺士道战死“三声潭”	/ 34
第四章 化险为夷	/ 37
1. 含泪为叔殓全尸	/ 37
2. 灵堂设计救贺龙	/ 39
3. 家族委员的奖励	/ 43
4. 钟慎吾巧设鸿门宴	/ 45
第五章 红色寡妇	/ 49
1. 骡马队长负重伤	/ 49

2. 丈夫的临终嘱托	/ 51
3. 送子当兵	/ 53
4. 讲武堂深造	/ 55
第六章 英雄无悔	/ 58
1. 儿子和媳妇的三天婚姻	/ 58
2. 当上军需长	/ 61
3. ‘舍命王’血染藕池河	/ 64
第七章 喜绣红旗	/ 68
1. 贺龙返乡再举义	/ 68
2. 誓师暴动占县城	/ 70
3. 献计贺龙救义军	/ 73
第八章 狱中煎熬	/ 76
1. 祭奠亡魂哭泪干	/ 76
2. 婆媳被捕入监牢	/ 78
3. 宁死不招供	/ 81
4. 化来钱财终消灾	/ 85
5. 感天动地收残尸	/ 88
第九章 救助红军	/ 92
1. 血沃泥沙苦遗孀	/ 92
2. 听念“家书”喜欲狂	/ 94
3. 称职的“筹粮官”	/ 96
4. 贺军长的承诺	/ 99
5. 冒险救伤兵	/ 101
第十章 义无反顾	/ 104
1. 血战庄儿坪	/ 104
2. 破窑洞棒杀兵痞	/ 107
3. 贺文慈月夜救人	/ 109
4. 汤小妹舍命跳崖	/ 114
5. 一家七口成忠烈	/ 116
第十一章 内江之乱	/ 119
1. 贺英解囊助三妹	/ 119
2. 避难“红色租界”	/ 123
3. 谷德桃之冤	/ 126

4. 泉峪边的哀思	/ 129
5. 泣血乌门岩	/ 131
6. 贺丹青之死	/ 133
7. 枪口下救人	/ 135
第十二章 不屈不挠	/ 138
1. 女儿队的故事	/ 138
2. 狮子潭遇袭	/ 141
3. 苦命的谢南姑	/ 143
4. 望夫石的守望	/ 146
5. 红色中医世家	/ 149
第十三章 智勇斗敌	/ 152
1. 心系横塘湾	/ 152
2. 解救伤兵老赵	/ 156
3. 除死无大难	/ 159
4. 巧过审查关	/ 163
5. 刘德成就义	/ 165
6. 处决吴队长	/ 167
第十四章 生存之道	/ 172
1. 资助病愈伤员归队	/ 172
2. 为么儿说亲	/ 174
3. 喜添孙子	/ 177
4. 上海租界里的辛酸	/ 180
第十五章 堰埡避难	/ 182
1. 迎接贺龙家眷	/ 182
2. 化名朱传福	/ 185
3. 山界上的日子	/ 187
4. 探望向芝姑	/ 189
第十六章 申诉冤案	/ 193
1. 恶人栽赃	/ 193
2. 抓捕“共党”	/ 197
3. 勇闯县衙	/ 200
4. 舌战“钦差大臣”	/ 203
5. “异党”案的结论	/ 206

第十七章 坚守信念	/ 209
1. 看望佛门尼姑	/ 209
2. 灵堂脱险	/ 212
3. 迎接解放	/ 213
4. 贺龙约见谢么姑	/ 215
第十八章 晚年结局	/ 219
1. 买下叶家老宅	/ 219
2. 严厉家教	/ 222
3. 给孩子们讲故事	/ 223
4. 送孙入伍	/ 224
5. 顽强渡过困难时期	/ 228
6. 奶奶的最后岁月	/ 231
7. 后记	/ 234

红
寡
妇

第一章 出嫁传奇

1. 躲避劫匪

我的奶奶是个头裹丝巾,常穿一身藏青色服装的土家妇女。年轻时,她曾被敌人称为“共匪婆”,后又被称“红寡妇”。“红寡妇”这个绰号是湘西桑植县一个警察局长陈远之最先叫开的。其实,像我奶奶这样的“红寡妇”,当时在我们贺家寡妇中有一群,她们为了革命的信念,抛头颅洒热血;她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执着,失去了丈夫,仍然坚守贞洁;她们凭着对贺龙的绝对信任,默默奉献毕生,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。她们的英勇事迹,稍后我在讲述中会有交代,但故事的开头,我还是从我奶奶出嫁的传奇经历慢慢说起。

我奶奶的本名叫谢么姑,其老家在今湘西张家界市桑植县樵子湾乡柏杨村的谢家坡,那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寨,里面住着谢、胡两大姓共 20 多户人家。在寨子的四周,方圆数十里几乎没有人居住。但其山的土壤却很肥沃,各种天然生长的树木都拼命的往上长,最大的树有二三人牵手合围那么大,茂盛的树枝遮天蔽地,从而把这村寨的人户都掩盖在茫茫的林海中,让你根本瞧不着人。

由于该寨处在大山的半坡上,村民所居住的房屋,也都是顺着山,分三台连成吊脚楼,每个户的正屋和横屋成一弯刀形,住在里面相当方便。户与户之间,都被清一色的山间小路连接在一起,串门很方便。在最上一台的吊脚楼中,有一个四周被绿树环绕的三合院子,那就是我奶奶娘家的住房。奶奶的生日是农历 1885 年 8 月 7 日子时,比我爷爷要大两岁。奶奶出生时,家里已有三个姐姐,一个哥哥。因其年纪最小,后来人们又都叫她为谢么姑。

我爷爷是桑植洪家关人,我奶奶是谢家坡人,洪家关与谢家坡相隔几十里,他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?说来也是有缘分。原来,我奶奶出生的谢家坡寨子,在清末民初时期,原属于罗峪乡管辖。当时,寨里人家大都很贫穷,加上中国的时局一直动荡不定,靠打家劫舍为生的匪帮也已经在湘西山村慢慢兴起,居家

的乡民百姓受其骚扰,不仅生计艰难,而且少有安全感。我奶奶出生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,自小也没能上学读书,但见识倒是不少。因其父母常带她到外面赶集,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洪家关。那时洪家关的集市很是热闹。我爷爷的家就在今贺龙桥头附近的正街上。当年,我奶奶的母亲因为租了我爷爷家的房子做门面,逢赶集时就挑些窑货到这门面上摆摊子。这样就很早认识了我爷爷一家人。我爷爷的父亲叫贺士先,也就是我的太祖,与贺龙的父亲贺士道是堂兄弟。我奶奶的母亲与我的太祖贺士先相识久了,两家都有意做个亲家,让两个孩子结为伉俪。于是,经家族中的长者说媒成为亲家。在我奶奶14岁,我爷爷12岁的时候,俩人就正式订了婚事。订婚的程序那都是严格按照礼节进行的,即先由我爷爷一方请媒人到我奶奶家提亲,得到我奶奶的父母默许后,再找了一位算命先生,给两人合了八字,得知两人的八字合适后,我爷爷就备足三茶六礼到我奶奶家去认了亲。

此后又过两年,我奶奶16岁了,已出落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姑娘。她人长得水灵,身材窈窕,略见廋长,脸蛋是瓜子形的,长发黑辫,一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,樱桃似的小嘴,嫣然一笑,带给人一种美的感受。因为出生在农家,让她过早地进入了成熟少女的行列。我爷爷14岁了,发育虽还没完全成熟,但个头也长得比较高,大约有5尺多,跟我奶奶差不多,但清瘦的身材和一张娃娃脸蛋,让人一看就是一个少年,满身散发着稚气,但在那个年代也可以加入到结婚成家的队伍。双方父母都希望早日完婚,于是,由男方请算命先生择定良辰吉日后,我爷爷就在1901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随着一支敲锣打鼓的娶亲队伍,来到了我奶奶娘家所在的谢家坡上。随他去娶亲的有督官贺文连等二十余人。他们抬来了一乘花轿,准备将他的新娘——我的奶奶接走。

娶亲的队伍走到寨子里,在将进新娘家木屋门前时放响了鞭炮。贺文连大声道:“请督官先生,娶亲的人来了!”

此时,谢家的管事督官也忙着出来在门前大声招呼道:“亲家来了啊,大家快请坐!”

“好,好,大家随意坐吧!”娶亲督官贺文连点头应道。

接亲的人随即都在摆满小木椅的门前坪地里就座了。谢家的人忙着给众人倒茶。那时不像现在,客人来了没有纸烟装,而是一大盒切好的旱烟放在街沿上,任客人用纸卷着抽个够。但茶水有的是,结亲的人先喝了茶水,接着就围在桌上吃饭。与此同时,我爷爷又将带来的三茶六礼给了我奶奶一方的父母和亲戚。这些礼品也就是各家一块肉、一瓶酒、一包麦子面,一包点心。给我奶奶的父母则另有一笔礼注钱。

在我爷爷忙着送礼时，我奶奶在闺房里慢慢由伴娘换上了一身红衣，正在对镜梳妆。出嫁的这天她很高兴，也没有怎么哭嫁，但是农村的礼数不能少，新娘在头天下午就开始哭父母、哭亲戚朋友、哭娘舅父叔，一直要哭到发嫁，临走时还要给父母磕头行礼。然后待接亲的人吃完饭，由亲哥哥背着上了花轿。

当接亲队伍出发后，抬轿的几个小伙子因为高兴，就一路玩起了颠轿的花样，唱起了当地人流行的《报靠歌》。只听前面的两位后生唱道：“脚踩花花滩”，后面的两个后生就应道：“踩湿莫踩干”；前头轿夫喊“左边弯弯缺”，后头轿夫回应“脚踩半边月”；前头轿夫喊“木桥虚空”，后头轿夫回应“脚踩当中”。前头轿夫又喊：“前头两靠靠得急”，后头轿夫又喊：“我俩轻轻靠过去”；前头轿夫喊：“前面之之拐”，后头轿夫回应：“路到慢慢摆”；前头轿夫提醒“左边一个狮子堡”，后头轿夫回应“罗汉扇子往左摇”；前头轿夫提醒“轿顶青丝高挂”，后头轿夫回应“弯膝弓腰低下”。花轿里的姑娘这时颠得受不了，前头轿夫又喊：“花花姑娘你莫哭”，后面轿夫又回应：“前头就是你的屋”。此时，我奶奶基本上随着轿子的颠簸和两天两夜不能吃东西只能哭的习俗，已经头昏脑胀了。但是几千年的风俗是不能破的，作为新娘是必须要经过的一道坎。

如此抬轿取乐走了一阵，大家都高兴不已。谁知，人乐极会生悲，祸事来时，神也难知鬼也不觉。只见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这时突然匆匆跑来，对领头的督官贺文连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我听说有土匪在前面山垭设卡，扬言要抢花轿。”

“啊，这可怎么办好。”接亲的人这下都着慌了。

贺文连此时还算镇静道：“是哪个土匪头，你搞清楚了吗？”

报信人道：“听说是陈昭之。这家伙心狠手辣，他手下有上百人，这一带的人都被他搞苦了。连当地小土匪朱照寰都怕得罪他，还和他勾结在一起拜了把子，称了兄弟，陈昭之才来这一带活动的。”

贺文连又问：“陈昭之的人又怎么知道这里娶亲的？”

报信人分析道：“肯定是朱照寰告诉他们的。再说，你们来时敲锣打鼓，他们的人也一定会知道。”

“他们敢抢花轿，我们就跟他们拼了！”贺文连道。

“你们人少，拼不过他们啊！”报信的人道。

“哪怎么办？”听罢这情况，新郎公即我爷爷顿时也急了。

在这关键时候，新娘子即我奶奶虽然有些头昏，但她把情况听清后，可能是因性命攸关而驱赶了一切烦心事，大脑反倒比任何时候都更清醒了。此时的奶奶显得胸有成竹。只见她走出花轿，从容对大家道：“你们莫急。我有一个办法对付这帮土匪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，你快说。”贺文连道。

我奶奶随即道：“你们娶亲的人抬着空轿大摇大摆的走大道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敲锣打鼓，热热闹闹继续往洪家关走，让这帮土匪去拦劫，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，我和文运绕道后山自去洪家关。”

贺文连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办法。不过，我们专门来抬你这新娘子，你却坐不成花轿了，要走几十里山路绕过去，这能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。”我奶奶道：“我没那么娇嫩，小时就没缠脚，走山路是常事。现在的关键是保证我和文运不能出事，大家才好回去向主人家交差，对不对，所以你们就放心吧！我们不会有事的。”那时奶奶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力和处置能力就与众不同，她那临危不惧、果断应对的能力很令众人佩服。其实，按现在的时髦语称，奶奶就是一个女强人。

随后赶过来的谢家老人亦道：“前面土匪不好惹，看来也只有让他们俩避开这个办法了。”

“要不要多派几个人随你们一起走？”贺文连道。

“不要，人多了目标大。”我奶奶分析道：“土匪要抢新娘，是冲我来的，不会抢你们，放心吧。”

“就这样办吧！”我爷爷也下决心道：“我们两个从后山走，你们从前面走，要把土匪引开我们就安全了。”

后来事实证明，我奶奶出的这个主意果然有效，要不是她想出这个“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”的计策，说不定她真就落入了这帮拦劫的土匪之手。

当大伙商议好后，督官贺文连就带着接亲的人，抬着轿子和嫁妆，一路敲锣打鼓仍照原大路回返。我的奶奶和爷爷，却走了侧路上山，然后悄然绕道小路往洪家关方向走去。

2. 丛林中的婚床

约莫半个多小时后，接亲的人吹吹打打来到了一座高高的山垭前。

“站住，不准动！爷们要打劫了！”一位身材高大，面相凶横，下巴上留有一撮黑胡须的匪首，穿着一件黄色的旧军大衣，从一棵大树后面窜出，走向我奶奶乘坐的花轿边停下。另有十多个土匪，也从林子里闪出，端着明晃晃的刀枪横在了路口，将众接亲的人拦住了。

原来，这匪首就是湘鄂边有名的惯匪陈昭之。陈氏在桑植县本是一个大族，其始祖源自1000余年前的江南陈氏后裔。历史上，陈氏一族在各大姓中也十分有名，那规范的家族章法曾是赫赫有名的楷模。几百年前，该族的先祖迁

居来到湘西桑植澧源镇、南岔、空壳树、叶家桥等地，繁衍了好几支部落。其中尤以南岔和空壳树一带的陈姓家族部落最为有名，如民国时期的陈氏“九南”就出在这两地。所谓“九南”，即陈氏弟兄中的陈图南，陈淑南、陈香南、陈少南等九个兄弟。在当时的地方上曾名闻遐迩。而同为陈氏家族，除了出名人之外，也出过如陈继之一类的土匪。陈昭之是叶家桥人，与另一匪首陈继之是堂兄弟关系。此人自小就是个流氓无赖，小时读私塾书时，因为老师一句批评的话没说好，惹得他性起，竟然从袋中摸出一弹弓，一石子弹去，将老师的额头打得鲜血直流。老师怕了他，将他除了名。从此他混迹社会，但凭一身蛮力，到处惹是生非。长大之后，又开始玩弄刀枪。义和团兴起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城时，全国时局大乱，各地头人都开始拥枪自保，陈昭之也拖上一支队伍，渐渐就走上打家劫舍之路，当了四方山的山大王，成了危害湘鄂边一带的土匪势力。

数日前，陈昭之带人来到樵子湾一带活动，与当地小匪首朱照寰还同拜过把子，喝过血酒。酒醉饭饱之后，陈昭之对朱照寰道：“老弟，听说你这一带的美女多，能不能给老子也介绍一个当压寨夫人？”

朱照寰道：“我听说谢家坡有个闺女长得漂亮，不过我还没见过，原想等一段去看看，如果真乖的话，我就要娶的，既然你提出了，咱俩又拜了把子，是兄弟了，我就把这女人介绍给你，咱们过几天一起去看看如何？”

“好，那太好了。咱现在就去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莫急。这妮子据说已放了人家，最近会要出嫁，等我派人打听清楚了，在她出嫁那天，把她抢了最省事。”

“嗯，这办法也好。那我就等一等。”陈昭之满意道。

过了数日，朱照寰果真派人把新娘出嫁的日子搞清楚了。这天上午，朱照寰和陈昭之就在一座山头商定，决定去劫新娘。不一会，手下喽啰来报告，说有接亲的队伍走过山下，陈昭之问是接哪家的新娘？朱照寰说，肯定就是去接谢家坡谢家姑娘的接亲队伍。陈昭之听后，随即亲自带着朱照寰等一起在山下守株待兔，设下埋伏，只待猎物到来，便可一举擒获。

时近中午，娶亲队伍敲锣打鼓就到了这山下。陈昭之拦上路口，娶亲的人随即被吓坏停住了。

“我们是接亲的，你们要干什么啊？”走在前面的督官贺文连镇定站住问道。

“哈哈！我们要打劫了，劫的就是你们抬的新娘子，让她乖乖下来，跟我上山，做我的压寨夫人吧！”陈昭之摸了一下下巴上的黑胡子，不禁狂笑道。

“哎呀，你何人，为啥要抢花轿呀？”贺文连显得很害怕的又问。

“老子坐不改姓，行不改名。我的大名叫陈昭之，就是这四方山的山大王！”

你说哪个不知？谁人不晓？识相的给我乖乖把新娘留下，你们可以走人！敢说不，我就将你们都砍了！”

“啊，这可使得。这光天化日之下行劫，难道就不怕王法，不怕官府来追究你们？”

陈昭之哈哈一笑，鄙夷道：“什么王法，掌管王法的慈禧太后在紫禁城自顾不暇，那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把她搞得早已焦头烂额；什么官府，他们只知贪腐玩乐，哪管得到我们山大王的死活哇。”

“可你们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就不怕遭报应，不怕老天爷惩罚啊！”

“老子不怕，什么报应！少废话，快把轿子放下。”

抬轿的人只好将轿子放下了。

一个匪兵上前揭开了轿帘，只见里面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怪了，怎么不见新娘子？”匪兵怪声叫道。

“什么，新娘子没坐轿？你们把她弄哪去了？”陈昭之咆哮喝问道。

“新娘子和新郎公往那边的山路去樵子湾了。”

“他们去哪干啥？”

“他们俩说要去樵子湾场上卖点东西，就吩咐我们朝这边走了。”

朱照寰这时忽然明白道：“肯定是我们走漏了消息，新娘不坐花轿了，她同新郎俩人施了金蝉脱壳，让我们扑空。”

“好哇，我们上当了，快给老子追去，这押寨夫人，不能让她跑了！”

匪首陈昭之说毕，就领着手下人又向樵子湾追了去。

等土匪们走后，贺文连带着接亲队伍赶紧往山下直跑。到下午太阳偏西之时，众人才回到洪家关。这时，新郎和新娘都还没见踪影。

“你们怎么搞的？没把新娘接来？”我的太爷惊问道。

“今日遇上了土匪抢劫！我们是分开走的。”贺文连忙将接亲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嘿呀，那怎么办？”我的太爷着急道：“要不要派人去找？”

“到哪去找哇？还是等等吧。我想他们会回来的。”贺文连自信道。

可是，过了许久，天都黑了，众人却一直没见新郎和新娘回来。

那么，新郎和新娘一行人去哪儿了？原来，我的爷爷和奶奶却绕道去了马夫界的深山老林，随后俩人慢慢停下，我奶奶对我爷爷说：“文运，今天我们俩不能回家。因为土匪没捉到我，他们是不会甘心的，肯定要到洪家关的路上拦劫，不如，我们俩干脆就在山里躲一晚，明天再回你们家怎么样。”我爷爷说：“你分析得很对，我们今天确实不能回家，就按你说的在山上过一夜吧！明天安全后

再回家。”随后俩人钻进了一片大森林地。那山林是一片松树林，那松树长得很高大，一棵棵遮住了天，遮住了地。起初，在松林的间隙处还能见到一些斑驳的阳光，过了不久，那太阳西斜，树林子就渐渐暗了下来。这时，林子里不时传出几声野鸡和别的鸟儿的叫声，使人听了神经不觉为之发紧。

这时我爷爷带着沮丧地说：“今日真是倒霉，竟然碰到土匪陈昭之，他竟敢抢你。不然我们早拜堂成亲了，而现在搞的连家不敢回。新婚之夜只能在山上过，你讲烦不烦，同时一家人还要为我们着急呵。”我奶奶安慰爷爷说：“这就是命，但只要我俩在一起比什么都好，相信过了今天我们会好的。”

“这倒是有道理，不过我渴了，这里又没水喝。”我爷爷道。

“咱们去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水的。”

两人随即再往山下走了一阵，果然见到一处岩壁边，竟然有水滴落下，两人就在这里喝了一顿水，尔后即附近的松林里就地安歇。因为被子等嫁妆都已让接亲的人抬走，晚上也没有铺睡，我爷爷在丛林中扒了许多丛毛铺在靠岩壁的地上，俩人就在这丛毛上并排合着衣服躺了下去。

“想不到咱俩的婚床睡着还蛮舒服的啊！”我奶奶开玩笑道。

“是嘛！那咱俩今夜就在这里合为一体了？”我爷爷抱着我奶奶的身子道。

“不，你莫急，我这身子是你的，但我们还没拜堂成亲，还是等明天回去拜堂了再圆房吧！”

“嘿，那就依你的。”我爷爷老实道：“可我睡不着，咱俩讲点什么吧。”

“我给你讲个‘五随’的故事吧。”

“什么五随？”

我奶奶就解释道，五随就是随时、随性、随遇、随缘、随喜。说的是一个小和尚见院子里草地上一片枯黄，他对师父说撒点草籽吧，师父说，莫急，随时吧！过了一些时候，师父买回了草籽，要小和尚去撒，小和尚去撒时，一阵风起，草籽被吹跑了不少，小和尚觉得可惜，师父说，吹就吹了，随性吧。草籽撒下后，有许多小鸟来吃，小和尚又很担忧草籽被吃掉，师父安慰说没关系，小鸟吃不完的，随意吧！一天夜里，天下了大雨，小和尚见许多草籽被冲得不见了，又问师父怎么办？师父说，不急，草籽冲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发芽，随缘吧！过不多久，那草地上和一些角落都长出了许多的青翠小苗，小和尚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我种的草籽长出来了！师父点点头道，随喜呀！

我爷爷听罢这故事，很受启示道：“好，我听明白了，人呀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就要有这五随的心态。”

“对，有了这五随的心态，还有什么磨难不能过呢？”我奶奶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的？你又没读过书。”我爷爷又问。

“我喜欢听人讲故事啊。”我的奶奶道：“我们那寨子的不远处有座庙。庙里的静慧和尚就常会讲故事。我这故事就是小时随父母在庙里拜佛时听静慧和尚说的。”

“这故事真好。我看咱俩现在就是随时、随性、随遇又随缘啊，明天就可随喜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就此安歇一晚，你不冷吧？”

“幸好这天气不错，还不冷。”

“那咱慢慢睡吧！”

当晚俩人就这样相拥着，以天为地、以地为床，以丛毛为铺，在丛林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新婚夜。

当晚我奶奶虽然同爷爷睡在了深山林中，但奶奶凭着一个少女特有的灵感，她不能合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酣睡。

这真是一个美妙而又奇特的夜晚。当晚，两个少年虽然定了夫妻、但因当时没拜堂，竟然还能晚上睡在一起拥怀不乱，这要多大的定力！也只有奶奶那个时代的人，从小接受贞节教育已深入骨髓，并把传统的道德看得比什么都重，所以才有这样高尚的情操修养。但两人的新婚燕尔受此磨难，其时的处境亦令人好不烦恼和无奈，好在这一天也是有惊无险。他们还不知道，陈昭之那帮土匪被甩开上当后，当日也已气得发了疯。

原来，陈昭之领着这帮土匪来到樵子湾，见那仅有几十步的街头并没有新娘子迹象。

“喂，你们见到有个新娘子到这里来过没有？”陈昭之问一旁的火铺老板。

“没有哇，这儿没人娶新娘呀！”火铺老板回道。

“他妈的，我们上当了！走，我们到谢家坡去问！”陈昭之遂又带人来到谢家坡。

我的太外公见陈匪到来，在门前小心招呼道：“客官，你们是路过这里吧，请屋里坐！”

陈昭之盯着太外公道：“你家今天是不是出嫁了女儿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啦？”

“你女儿到哪去了，为何花轿中没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哇。是他们接亲的人抬她走了。”

“你个老东西，不说实话。你女儿根本就没有在花轿里。”

“这我可就真知道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给我搜。”

众匪兵随即进到屋内，各处搜了一遍，也没见新娘人影。

“没有人，那就让他们家拿钱来抵灾吧！”朱照寰这时又给陈昭之出了个主意。

“好，给老子把你们娶亲的钱都交来。”

陈昭之说着，就逼太外婆去拿钱。

太外婆苦苦哀求道：“没有钱啊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！”

“你的盖礼钱呢？”

“就几块银圆，还有我的一点积储，都给你们吧！”

太外婆无可奈何，最后只得将积攒的一小包银圆全都交出。正如我奶奶估计的那样，果然陈昭之拿了钱还不满足，又让手下到寨中各家搜抢了许多财物。后又带上众匪来到洪家关的必经之路桑树垭企图再次劫持我奶奶。我奶奶和爷爷为防止遭陈匪的抢劫，没有回家，也没有经过桑树垭，而是在马夫界山上住了一个晚上。但陈昭之不敢来洪家关抢人，怕引起贺家人公愤，只好带着喽啰们回了四方山老巢去。

3. 洞房里的故事

第二天，天亮后，我爷爷和奶奶从马夫界途径风洞、泉峪，回到了洪家关，到家时已接近午时。

我太爷这时在桥头正守候，当看到我爷爷奶奶就问：“哎呀，你们可回来了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你们昨晚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到哪里过的夜呀？”奶奶告诉太爷：“因陈昭之昨天要抢亲劫持我，我们不敢回家，到马夫界山上住了一晚”。太爷接着说：“你们俩没出事能平安回来就好，陈昭之那个土匪头子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要遭红袍子穿胸的。”至此，一家人都安下了心，共同庆贺奶奶和爷爷的新婚。

当下，我爷爷和奶奶走进堂屋，顾不得吃饭喝水，就跪倒在神龛前，郑重补拜了天地、祖神和父母。然后各自也对拜了。这才算正式成了亲。事后奶奶听人说，当天陈昭之带人追到了桑树垭没有见到新娘，他又才带领土匪回山。当时奶奶倒吸了口冷气，好悬啊！幸好当天没回洪家关，不然是什么后果都不知道。

接着，婚宴酒席重新摆上，所有来客又吃又喝，大家都很庆幸，虽然这婚事被耽搁了一天，但最终还是如愿完成了。

当日到了夜晚，亲友一起聚会，又热闹地闹了一会洞房。时年5岁的常伢